风走过钢铁的河流

□朱斌峰

河流有枯有盈,当丰水季过后,水落石出的是珊瑚的废墟,还是重生的岛屿?

走进福建三明是在夏日,从林立的高楼间拐过一条铁轨,就恍惚进入了上世纪的秋天。沿途楼房灰旧杂乱起来,隐隐有着工业时代老工厂家属区的影子。再往前走,一节绿皮火车头静静地停在铁轨上,那应该是从旧时光中驶来的。福建三钢的方格形大厦突兀而起,用高高的玻璃幕墙吸纳着灼灼的日光。楼下广场上,一个锈迹斑斑的熔炉以景观小品的姿势,倾倒着寓指钢水的水流。站在偌大的广场上,面前是一栋栋苏式红砖厂房,蒸汽火车头的鸣笛声犹在耳畔,铁水奔流的场景恍入眼帘——三明1958工业记忆园到了。

这是一个由上世纪70年代三明钢铁厂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工业遗产保护和工业旅游园区,是这座城市的"胎记"。园内工业记忆馆在保留原有红砖建筑外观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旧利旧改建。馆内分两层,一层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钢铁工艺体验区,那儿展示着矿山开采、高炉出铁、转炉炼钢、圆棒轧制的过程;二层是1958工业记忆展厅,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器物,仿佛让时间的指针拨回了1958年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也许从巷道、轨道就能走进历史。

拾级而上,恍如穿过时光的隧道。馆里收藏有离心式水泵、曲轴磨床、牛头刨床、配电变压器、异步电动机等三明钢铁厂使用过的老设备,仿佛是钢铁河流里的漂浮之物,有着铁色的静默。二楼展柜里,一块长十多厘米、宽约两三厘米的黑色小铁块,上面印有"三钢生产纪念"六个凸起的大字。那铁块并不起眼,却是三明钢铁厂自主生产的第一块铁。1959年的《三明日报》就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记载:"这天晚上(10月6日),第一炉铁水从出铁口流出,像一条火龙似地沿着铁水沟穿进砂模的每个孔洞,照得四面通红。出铁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锣鼓喧天,鞭炮如雷,人们互相握手祝贺,都以抑制不住的心情庆祝第一炉铁水的诞生……"点石成金,以模铸器,这块铁就是福建钢铁史的见证。三明是福建的工业摇篮,那小小铁块就是一枚峥嵘岁月的"勋章",它与福建第一辆汽车、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一起,承载着福建工业腾飞的历史记忆。

履迹

河流跟草木一样,是有节气的,总有鱼群在迁徙聚散,总有人逐水而居。上世纪50年代,由全国各地的工人、师生、军民组成的十万大军,尤其是数以万计的上海子弟,他们来到荒僻的三元县城,在一片荒山涧谷上建起座座厂房,用轰鸣的机器、呐喊的号子奏响激越的旋律,让一座工业城市生长起来。而18家上海企业陆续迁来,支援三明重工业基地和"小三线"建设,不仅连接起沪明情深的纽带,而且挺起了福建工业的脊梁。三明钢铁厂、三明化工厂、三明重机厂、三明纺织厂、三明制药厂等拔地而起,长成工业的森林;莲花牌洗衣机、茶花牌电扇、新歌牌电视机、金鱼牌衬衫等层出叠现,留下岁月的痕迹。如今,因产业变革和时代转型,这些老工厂大部分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留声机、照相机、合影、票据、证书、徽章等老物件,还有印刻劳模手印的红砖文化墙,仿佛在让时光倒流,让人重回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风吹过钢铁的河流,曾经辉煌的大型矿山和工厂,以铁器之光穿过农耕文明,又在信息时代的季风中渐行渐远,在大地上留下工业的遗迹。密布的巷道、纵横的铁路、裸露的管道、废弃的机床、生锈的吊车、斑驳的墙面,似乎在诉说着工业时代的传说。那些遗址上,每一块沉默的铁器都支棱起耳朵,每一个门洞都露出肃然的容颜,每一片火光都跳动着铁色的力量。铁不只是会生锈,也是一条河,有着波纹或皱纹,风行其上,不会停留,却会翻动声响,比如尖利的啸叫、铿锵的旋律和悠扬的回声,让我们去聆听、缅怀和致敬。

铭记思师教诲

□周大钧

浮山中学是一所办学百年的历史名校,地处铜陵市枞阳县白荡湖畔,坐落在4A级风景名胜区浮山南麓。建校百年来,浮山中学培育出许多国家栋梁之才,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慈云桂、陆大道、王福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旭光、曹建国和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慰慈等等。新中国成立伊始,我有幸在浮山中学读书学习,得到许多名师的谆谆教诲,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

初中体育老师刘心如先生,早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嗜好阅读书报,富有文史功底。先生满面红光,声若洪钟,冬天不穿棉衣,夏天必穿长袖褂长裤,喜欢戴一顶白色头盔式硬质圆帽。上课时,不仅讲授运动要领,认真示范,注意安全,而且侧重开拓视野,灌输爱国精神。他时常强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洋强盗、东洋鬼子,武装侵略我国,残杀我国军民,掠夺我国财富,还蔑称我们华夏子孙是'东亚病夫'。再看今朝,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得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丢盔卸甲,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抛进了太平洋。没有钢铁般意志,没有英雄般气概,能够保家卫国、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吗?!同学们!你们幸逢盛世,一定要锻炼好身体,磨炼好意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为你们自己而练,为新中国而练!"说到动情处,刘老师撸起袖子,挥动铁杵般手臂击打操场旁粗壮树干,虎虎生风,树枝摇曳,难怪广大师生员工都喜欢这位"老黄忠"。

初中地理老师张贤希先生,浮山本地人,解放前夕毕业于上海法学院,知识渊博,尤以史地学识见长。先生上课,语言生动,一口乡音,爱国爱乡之情溢于言表。第一堂课,只见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快速勾勒出我国地图轮廓,继而勾勒出朝鲜和日本,接着用教鞭指点地图骄傲地说:"同学们!你们看,我们伟大的祖国多像一只大公鸡,'雄鸡一唱天下白',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另有一堂课讲到祖国山川地貌,张先生联系到家乡的浮山,扼要说明浮山是一座休眠亿年的古火山,浮山山体主要由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组成。他说,浮山是一座"文"山,自唐宋孟郊、白居易、范仲淹、王安石、黄庭坚,直至明清左光斗、方以智、方苞、姚鼐等等墨客名流,摩肩接踵,纷至沓来,或唱酬、或讲学、或题刻,在浮山悬岩峭壁上留下了480多幅摩崖石刻,成为文化艺术宝库。

1953年7月,我在浮山中学初中毕业,考取了浮山中学高中。听说刚调来的高中语文老师方怡堂先生,早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博闻强识,治学严谨,教学方式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十分注重教学效果,只是个性带有一些古代文人狂放的气质。方老师晚餐喜欢将饭菜端进自己的教师宿舍,独酌三五杯酒,酒后有时兴起,便高声推敲自己的诗词新作,周末喜欢到山边林间小道漫步,有时触景生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高吟唐诗宋词或中外名人名句。我当时少不更事,对这样的著名老师,不免敬畏三分。方先生上课,我都是正襟危坐,聆听教诲,入耳入心。令我感受最深的是,方先生多次谆谆告诫:你们日后完成学业,走出校门,不论是做教师、做学问,还是当工程师、当干部,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做事要学浮山中学创办人房秩五先生的奉献精神。房秩五先生在清末民初昏庸腐败的官场政界,不畏权贵,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回到家乡,一心兴办乡村教育事业,造福农家子孙后代,培育国家栋梁之才,这种利国利民的善举,我们理当奉为楷模。方先生授课,提倡"少而精";对学生的课外阅读,主张"多而杂",鼓励学生阅读古今中外名著,阅读文史知识和科普读物……方怡堂先生的金玉良言,犹如指路明灯,令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我有幸在浮山中学读了初中和高一、高二。1955年下半年,浮山中学高中部并入桐城中学,我才恋恋不舍地告别母校。母校的辛勤培育,恩师们的谆谆教诲,犹言在耳,铭记在心,终生获益,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鞭策我在风雨人生路上砥砺前行。

农家秋收 汤青 摄

幽幽兰香

□鲁志超

"快看,快看!兰花开了。"大清早被老婆惊喜的呼声吵醒。我带着几分不情愿从床上起身,揉着睡意惺忪的眼睛,顺着老婆的手指向窗外看去,只见几株生机盎然的兰花在花盆里生机勃勃地摇曳着,嫩黄的花蕊飘散着阵阵清香。

喜爱兰花,因为它花色淡雅,清而不浊,遗世独立于旷野,汲天地之灵气,取日月之精华,香气宜人,素而不艳,亭亭玉立,不骄不躁,生性内敛,不喜张扬,自有一副恬淡素雅、清心似水的风韵。记得有次去银行办事看到一幅挂历图,图上的景色描述的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寂静的山谷中,如水的月光下,兰花曼妙、优雅的身姿在月光下楚楚地摇曳,国画的意境和韵味让人如痴如醉、为之着迷。

喜爱兰花,因为它君子风范,醇而幽远。诗云:"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秽,更怜细叶巧凌霜。"中国古代的文人大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推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处世哲学,而兰花花开花谢随意,孤芳独步自赏的清高很符合他们不随波逐流的傲骨。坐久不知香在室,推窗时有蝶飞来。兰花"不与桃李争艳,不因霜雪变色",清香宜人,优雅超脱。健美俊秀的风姿,含蓄不露的品格,无私奉献的精神,高尚淡雅的情操,为人们所喜爱。难怪孔子说:"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

喜爱兰花,因为它安而不乱,静而不急。静静地生长,静静地绽放,静静地飘香,波澜不惊,孤独亦芬芳。花开无声,心静如水,无愧于花中君子这个称号。这种不以无人而不芳的"静",是一种山林隐士的气质,更是一种不求仕途通达、不沽名钓誉、只求胸中志向的坦荡胸襟。

三年前,为了给新装修的房子除甲醛,同时也是为了给厅堂增添几分绿色。从没养过花草的我,也附庸风雅地购回几盆盆花,放在客厅的茶几和电视柜上。望着刚买回来的盆花,娇艳欲滴、蓬勃生机,指望着那几盆花草能让陋室生辉。可没曾想,三天前还绿意盎然,欣欣向荣的盆花,三天后一株株像霜打的茄子"蔫了",为了挽救那几盆濒临颓废的花朵,我拼命地给它们施肥,浇水,结果却适得其反,就像一个病人膏肓的人吃了泻药一样,不但没救回来,反而凋谢得更快,没过几天,花盆里只剩下几株枯枝杵着,凄凄楚楚的让人怜悯,原本五彩缤纷的花朵,更生生地被我给整没了。不过失败乃成功之母,每个人不是天生就会养花,经验都是积累的,我一边安慰着自己,一边盘算着下次要买些好养一点的盆花回来,先易后难,慢慢汲取经验。几天后,我信心满怀地把几盆"好养"的花带回了家,这下总该姹紫嫣红、郁郁葱葱了吧。可好景不长,两个星期后又都香消玉殒。

一年前和朋友聊天时,说起了我的养花经历,朋友笑着送我一盆剑兰,说剑兰比较好养,放在家里,十天半月的浇次水就成,不用精心伺候。盛情难却,我半信半疑地把花搬回了家,想想先前养花的失败经历,实在是缺乏信心。于是直接把这盆兰花放到书房窗外的凉鞋架上,听天由命去。真没想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盆被我遗弃的兰花竟然开花了。这很符合兰花空谷久疏、冰雕雪蚀、花开随意的生存习惯。《郭橐驼传》里有句名言——"顺天致性",有时过分关注反而会事倍功半,最终徒劳无功,古往今来养花育人、治国养民都是一个道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读《百年孤独》有感

□林积才

滴水崖

这个盛夏,我"啃"了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百年孤独》。小说《百年孤独》讲述的是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是美洲版的《红楼梦》。马尔克斯通过描写一个家族的新生、鼎盛、没落和消亡过程,展示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的风土人情和生活面貌。

《百年孤独》中的主人翁,第一代乌尔苏拉如同《红楼梦》里的贾母,她凭借自己神奇的力量护佑着布恩迪亚家族,可是当她老了却不服老。她有着惊人的觉察力,为隐藏失明完成使命而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告诉人们:一个幸福晚年的秘诀不是别的,而是与孤寂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

马尔克斯曾在《番石榴飘香》这本书里回忆道:"我对妻子说,我把布恩迪亚上校写死了,于是,我躺在房间里哭了两个小时。"是的,那个曾经发动了三十二场战争、躲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伏击的一代英雄布恩迪亚上校,曾经那么风光无限,那么威风凛凛,可到老了,却靠反复制作小金鱼来逃避和维持内心的孤独,思维糊涂了、麻木无情了、不拘小节了,儿子们一个个被暗杀了……正如有人说:生命中曾拥有过的所有灿烂,最终都要用寂寞来偿还。

读到第一代乌尔苏拉突然理解了孩子们,我想起了吉普赛人梅尔基亚德斯老人关于羊皮卷说过的话:不到100年,就不该有人知道其中的含义。有些真相,有些人,有些事,有些书,可能真的是需要到一定的年龄才能懂得。《红楼梦》在说一切繁华过去都是一场"空","好了歌"就是很好的诠释。"时间在阿玛兰妲织绣寿衣的指缝间流逝。在人们的印象中,她似乎白天织晚上拆,却不是为了借此击败孤独,恰恰相反,为的是持守孤独。"好美的文字,诗意的语境,一下子让"孤独"高大起来,赋予了"孤独"神圣的使命感。击败孤独,持守孤独,都是为了孤独。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人们的出生、成长、相爱还是成功、失败,直到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人的生命一隅。

在《百年孤独》里,讲尽了重复、颠倒、遗忘、孤独……其实人的一生,谁又不是这样的呢?人们从出生开始,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拥抱繁华,拥有过青春最热烈的绽放,然后生命之火就慢慢地走向平和,慢慢地退居二线,为子女们操持和奉献,最后默默地独自和衰老做决绝的抗争,再逐渐接受命运的安排,坦然面对衰老和死亡……佛经上说的"成住坏空"是也,道德经上说的"反者道之动"是也,易经上的"物极必反"是也。生命就像一场飓风,从平静之中酝酿,又在狂热之后平息。

读完《百年孤独》,我掩卷而思,心情就像一个百岁老人在看着一个婴儿一样,喜悦且悲伤。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无数次默念他们的名字,那些复杂的名称被我读透了,人物关系在自己一次次的分析下也很明确了,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但当他们死后,新的人物出现,立马就被"新人"所吸引,直到结束。仿佛验证了一句话:人生就是一个遗忘的过程,所以人们孤独。

当我再次翻开《百年孤独》时,看着奥雷里亚诺上校重新回忆过往,那些鲜活的人物又被我重新记起,但是,我只能看着他们再一次经历孤独的人生、痛苦和家变,我无能为力,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与其说是孤独,不如说是使命,每个人都是带着使命而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什么,拥有什么,取决于人们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使命之外的东西别无他求。此外,人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有期限的,这个期限就是生命的长度。人的一生能够安全度过并体验过就好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得住的。

微笑的农林

□沈成武

步道两边五颜六色的波斯菊在舞蹈,翠绿的裙裾不止一次勾弯了我的腰身,立即又被栾树明亮的黄色冠盖拉起,还是热情的香樟树帮我解了围,簇拥着我们进了农林村。

村子就是林子,林子也是村子。一路上,同行的朋友和枝头的鸟儿一样,叽叽喳喳个不停。这里是我们城市的后花园,有山有水有点田,房前屋后是花园。天然氧吧,养生福地。相对他们溢于言表的兴奋,我更多的是用眼睛在搜寻。与其说我是到农林村游玩,不如说是兑现曾经的约定。

那是2012年暮春,我第一次走进农林村。村主任热情接待了我们,带着我们参观村委会、村里的生态苗圃、果园、无公害茶园……朋友用随身携带的"长枪短炮"在为"魅力新区,生态农林"征文摄影活动寻找素材,我只想找个村民好好聊聊。"四月畲新田,村舍无闲人"。这会几乎家家大门紧闭,村里人都出去劳作去了。好不容易见到一户农家小院门敞开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眸子清澈如春水。见我进了院子,对着屋里喊了一声:奶奶,有人找你呢。那嗓音金铃般脆亮。

小女孩的奶奶,没有问我的来由,老熟人似地招呼我入座,还让小孙女为我沏茶。奶奶有六十多岁吧,身体不好。快入夏了,我已是单衣单裳,奶奶还坐在老旧的火桶里。奶奶长期待在家里,很乐意与我这个"老熟人"攀谈。奶奶说,以前我们村很穷,一个整劳力一天才四毛钱。我一天只有六分工,一年到头难得摸几回票子,亏得老头子有弹棉花的手艺,还能找点钱。后来改革了,田地分到自己手里,日子才真正好过起来。我家有四亩多地,种得少少吃,种得多多吃,不再为吃饱饭发愁了。自打村上搞起了特色农业,土地集中管理,不种田,挣钱却容易了。两个儿子,一个自己搞运输,一个在苗圃里干活。老头子,都六十好几了,在苗圃里挖挖坑种种树,一个月有一千多块钱。我整天坐在家里,一点事都不干,村里每月还给几十块钱。现在跟过去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城里人有的家具呀,电器呀,我们都有,城里人没有的我们也有哩……蜷缩在火桶里的奶奶很是乐观,即使在昏暗的屋子里也依稀可见奶奶浑浊的眼神里跳跃着希望的星光。我出门走远了,身后传来小女孩清脆的呼唤:"奶奶喊你有空再来。"我当时是应了的,回去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我会再来》。

朋友得知个中原委,一边帮着我回忆,一边询问村民,在村里转悠了半天,还是找不到记忆中的房屋。

村里这些年变化大,你要找的人也许搬到市里了。就在我们打道回府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中年人,手里拎着塑料袋,主动与我们打招呼。我随口问了一句:"师傅,问个人。村里有户弹棉花的,他住哪?"中年人向我身后一指,他就是啊,方圆十几里就他会弹棉花。话音刚落,一个清清瘦瘦的老人来到我们面前,微笑着。我说10年前来过你家,你出去干活了。我介绍了自己和朋友,他呵呵地笑着,也交了自己的底,胡善荣,72岁。然后老熟人一样把我们带进了他的家。

刚坐下,我又站了起来。不对呀,上次进的屋子前面有个院子,墙壁是条石与青砖砌的,山墙上部还是土坯的,奶奶说那房子盖了五十多年。眼前这房子一水的砖瓦,年代也没有那么久远。房间里唯一似曾相识的只有一张雕花的老式八仙桌,门后一套弹棉花的家伙什也不见了。我出了屋子,向四周看了看,院子前面一条弯曲的小石子路,路边堆着柴草,柴堆边是一口不大的水塘,都不见了踪影。老胡看出我的疑惑,笑道,这是我大儿子的房子,你要找的老房子——他指着旁边一幢崭新的三层楼房,在这。我愕然了。老胡仍在津津乐道,新房子有400多平方米,上下两层,大儿子和小儿子各住半边。我住大儿子的房子,小儿子的房子现在空着。

边说边回到屋里,我们的话题离不开房子。老胡说,"盖房子在农村是件大事,我这一辈子都在盖房子。小时候,刚刚记事,我就跟着家里的大人盖了老房子。两个儿子大了,又分别为他们盖了房子,算上这幢新楼房,我前后盖了三批房子。"我的疑问没有消除:当年我问过奶奶,现在生活好多了,为什么不盖间新房?她说,老房子住惯了,不愿再折腾了。老胡听了这话,脸上一直漾着的笑意凝固了,沉默了一会,老胡叹了口气,前年,春季发大水,原来的老房子地势低,进了二尺来深的水,110半夜里赶来排水,还劝说我们赶快搬家。老婆子舍不得啊。可是,水泡过的土坯房摇摇欲坠,加上小儿子要新房结婚。唉,新房子建成了,小儿子也成了家,她却走了……

问及那个眸子清澈如水的女孩,老胡说,那是他的大孙女,在市四中读高三,学习紧张得很,周末也不常回来。到了吃午饭的点了,我们拉他一道去吃个饭,老胡坚持就在他家随便吃点。老胡的推辞没能瓦解我们的坚持,进饭店点了几盘菜,上了半斤酒,我们边喝边聊。喝了点酒,老胡的脸红了,话也多了,说了他小时候上学要翻山越岭,卖柴要翻山越岭,就是到市里买条毛巾也要翻山越岭,说了国家投资2000多万元修建的自行车赛道和铜陵市山地自行车比赛,说了休闲步道修到大尖山顶上,说了村里的花草种植,还说了他失传的弹棉花手艺……

与胡善荣老人在静静的村头挥别,浓郁的桂香让人迷醉,栾树黄色冠盖很是明亮,波斯菊依然舞蹈,步道那端一个清清瘦瘦的老人,一直微笑着。

铜官山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0136 编辑部:5860131(传真) 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联系人:陈幸欣)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全年定价:100.00元 印刷:铜陵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358号)